

(法) 司汤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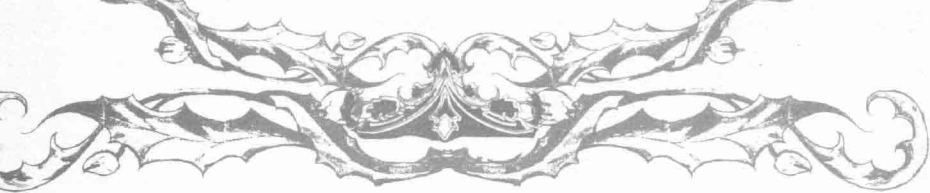


红与黑

RED WITH BLACK

RED WITH BLACK

时代文艺出版社



(法) 司汤达

红与黑

廖选亭 译



世界文学名著收藏精品丛书(下)

主编：余进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姚家余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52)

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版次：2004年1月第1版

印次：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7-5387-1865-6/I·1759

定价：527.00元

目 录

上 卷

第一章	小 城	(3)
第二章	市 长	(5)
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7)
第四章	父 与 子	(11)
第五章	讨价还价	(14)
第六章	烦 闷	(19)
第七章	缘 分	(25)
第八章	小 插 曲	(32)
第九章	乡村一夜	(38)
第十章	心比天高 禄如纸薄	(43)
第十一章	长夜悠悠	(46)
第十二章	旅 行	(49)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53)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56)
第十五章	鸡 鸣	(58)
第十六章	第 二 天	(61)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	(64)
第十八章	御驾来临维里埃尔	(67)
第十九章	忧自虑来	(75)
第二十章	匿 名 信	(81)
第二十一章	同主人的对话	(84)
第二十二章	一八三零年的作风	(94)
第二十三章	官员的烦恼	(102)
第二十四章	省 会	(111)

第二十五章	神学院	(116)
第二十六章	世界之大或富人所缺	(121)
第二十七章	人生的初步经验	(128)
第二十八章	迎神赛会	(130)
第二十九章	首次提升	(135)
第三十章	野心家	(145)



下 卷

第一章	乡村的快乐	(159)
第二章	初入上流社会	(167)
第三章	最初的几步	(173)
第四章	拉莫尔府	(175)
第五章	敏感的心灵与虔诚的贵妇	(185)
第六章	说话的腔调	(187)
第七章	风湿痛	(192)
第八章	抬高身价的荣耀是什么	(198)
第九章	舞会上	(206)
第十章	玛格丽特皇后	(212)
第十一章	少女的王国	(219)
第十二章	难道是个丹东	(222)
第十三章	焉知不是阴谋	(226)
第十四章	少女的心思	(232)
第十五章	莫非是个圈套	(237)
第十六章	半夜一点钟	(240)
第十七章	古 剑	(245)
第十八章	伤心时刻	(248)
第十九章	滑稽剧场	(252)
第二十章	日本花瓶	(258)
第二十一章	秘密记录	(263)
第二十二章	争 论	(266)
第二十三章	教士、林产、自由	(272)

第二十四章	斯特拉斯堡	(278)
第二十五章	道德的职责	(283)
第二十六章	道德之恋	(288)
第二十七章	教会里的美差	(290)
第二十八章	《曼依·莱斯戈》	(293)
第二十九章	闲愁万种	(296)
第三十章	滑稽剧场的包厢	(298)
第三十一章	教她有所畏惧	(302)
第三十二章	老虎	(306)
第三十三章	弱小者的苦难	(310)
第三十四章	工于心计的老人	(314)
第三十五章	晴天霹雳	(318)
第三十六章	悲惨的详情细节	(322)
第三十七章	在塔楼里	(327)
第三十八章	权势人物	(330)
第三十九章	深谋远虑	(334)
第四十章	平 静	(338)
第四十一章	审 判	(341)
第四十二章		(346)
第四十三章		(350)
第四十四章		(353)
第四十五章		(359)

上

卷

真实,严酷的真实。

——丹东

第一章 小 城

把上千个放在一块，这事并不坏，但在笼子里就不那么快乐了。

——霍布斯

小城维里埃尔可以称得上是弗朗什-孔泰一带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小山的斜坡上散布着红瓦尖顶的白色房屋，一丛丛长势繁盛的栗树将小城的地势高低清楚地显示了出来。距城墙几百尺远的杜河依旧流淌着，由西班牙人修建的古城墙，现在早已是残破不堪了。

高山被称作是维里埃尔北面的天然屏障，此山是汝拉山脉的一条支脉，其犬牙锯齿般的顶峰在寒意初临的10月就已是白雪皑皑了。一条湍急的河流从山上奔流而下，在进入杜河前流过小城，给许多木锯提供了动能。这里的工业是十分简陋的，给这儿的居民——不像城里人而更像农民的居民带来了安逸的生活。然而给小城带来繁荣的不是木锯，大多数靠的是生产牟罗兹布的印花布，自拿破仑垮台以后，就依靠它。

差不多维里埃尔每一处房屋的正面都整修了一遍。

一进城，您就立刻会被机器的轰隆轰隆的响声震得头昏脑胀，那是一种既可怕又很响的声音。二十个沉重的铁锤落地，其响声立刻震得石头路面震颤不停。湍急的河水泻下，使一个轮子飞转起来，带动了这些铁锤。谁也说不准一个铁锤每天能打几千枚钉子。一些娇美的年轻姑娘把小铁锭置孟铁锤之下，非常快就压出了钉子。这种看上去很艰辛的工作，对于刚到这个法国瑞士交界山区旅行的人来说是最感惊奇的劳动之一。进入维里埃尔的旅行者要打听这个震耳欲聋的工厂是什么人开的？就会有人用迟缓的语气告诉他：“啊！是市长先生开的。”

从杜河岸边直通小山巅的是一条被叫做维里埃尔的大街，旅行者只要在这条大街上稍稍停留，十有八九就会看到一个神情忙碌、态度傲慢的高身材男子。

一见此人，所有的人都赶紧举帽致敬。他头发花白，高高的额头，尖尖的鼻子，穿一身胸前带有好几种勋章的灰套制服。总之，他的脸庞并不缺少一定程度的端正；乍看此人，使人觉得，他不仅具有小城市长的尊严，

而且有 48 岁~50 岁的男人才具有的那种魅力。但是时间不长,从巴黎来的旅行者就会觉得他有一种夹杂着几分智力狭窄和想象力缺乏的自负神态,从而反感之意顿生。最后给人的感觉是这个人的惟一才能是欠他的钱必须如期归还,而他欠别人的钱却可以尽可能地拖延还期。

此人就是维里埃尔市长德·雷纳尔先生,他步履庄重地走过街道,走进市政府,同时也走出了旅行者的视野。但如果旅行者继续,再往前走上一百步,就会看见一所外表华丽的房屋,与房屋相连的铁栅栏,以及由铁栅栏把其与房屋分隔开来的一片景色优美的花园。向远处眺望,可以看见由勃艮第的丘陵形成的一条地平线,好像是专为让人看了心旷神怡才创造出来似的。这景色使旅行者忘掉了那令人喘不上气的充满蝇头微利的铜臭气息的感觉。

有人对他说这房屋归德·雷纳尔先生所有,市长的这幢石砌美宅,全是靠其经营的大制钉工厂赚的赢利建成的。据说他的祖上是西班牙人,是个古老的家族,好像在路易十四征服之前就已经来此定居很久了。

自 1815 年起,他羞于提起自己是一个工业家。1815 年他担任了市长。花园由上而下,一直延伸到杜河岸边;支撑着这座繁花似锦花园的各部分挡土墙,也是他经营铁器生意才干的回报。

别渴望在法国能找到德国工业城市如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围城而建的美丽花园。在弗朗什-孔泰,谁砌墙越多,在地产上垒起的石块也越多,也就越有资格赢得左邻右舍的尊敬。德·雷纳尔先生的花园里处处是墙,这是他用高价买进花园占有的一些小块土地,所以花园加倍受人赞赏。好比说那个锯木厂吧,它位于杜河畔的有利位置,当您进入维里埃尔时,它给您的印象是深刻的,而且您一定注意到高高的木顶上用“索雷尔”这个姓氏写就的一个个巨大字母,六年前它占据的这片场地,现在正在砌着德·雷纳尔花园的第四层占地的挡土墙。

生性高傲的市长先生也得屈尊去求老索尔——一位冷酷、固执的农民,被迫给他许多叮当作响的金路易,好让他同意把工厂迁移走。德·雷纳尔先生凭着他在巴黎享有的威信,设法使那条推动锯子的共用急流改了道。这种恩典是在 182 * 年的选举以后才隆重降到他头上的。

在距五百步的杜河边上,他给索雷尔 4 阿尔邦地来换 1 阿尔邦地。局长这个位置对做枞木板的买卖非常有利,索雷尔老爹——自从他富裕后,人人都这样称呼他,——还是巧妙地从邻人的急躁情绪里和地产癖的手中得到了一笔六千法郎的款子。

这笔交易确实受到了当地那些头脑灵活人的批评。4 年后的一个星期天,德·雷纳尔先生身着市长服从教堂出来往回走,远远看见被三个儿

子包围着的老索尔在朝着他微笑。这微笑使市长先生顿时醒悟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感到他原本可以用比较低廉的价格进行这笔交易。

要想在维里埃尔得到大家的尊重，最重要的是多砌几堵墙，同时千万别用设计图——那些由意大利石工在春天穿过汝拉山去巴黎时带来的设计图。这样的革新会给冒失的建筑师带来永远去不掉的刚愎自用的名声，在明智、稳健的人们眼里，他将永远完蛋，而在弗朗什-孔泰，控制舆论导向的，正是那些明智、稳健的人。

事实上，这些明智的人在那里推行的是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专制统治。也正是因为这个，对于被称之为大共和国的旅行者来说，这座小城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舆论(那是怎样的舆论啊!)的专横暴虐，在法国的小城镇里和美国一样愚蠢。

第二章 市长

权势！先生，难道算不了什么吗？愚者的尊敬，孩子的惊讶，富人的羡慕，贤哲的鄙视。

——巴纳夫

给德·雷纳尔先生带来好名声的，要属那条公共散步的道路。这是一条离杜河水面 10 丈高，向小山方向伸展的道路。由于散步道被雨水冲出许多深沟使人通行困难，深感诸多不便，因此需要建一堵巨大的挡土墙，这恰好给德·雷纳尔带来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可以砌一堵两丈高、三四十都阿斯长的墙来让他的政绩传及后世。

德雷纳尔先生为了这堵墙上的胸墙，被迫去了三次巴黎。由于前一任的内政部长公开表示，与维里埃尔的散步道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胸墙距现在的地面有四尺高。好像是故意向现任和前任的部长挑战似的，此时此刻正在用方石板装饰着。

无数次我把胸口靠在这些美丽的带点蓝色的灰色大块石头上，心中想着前个夜晚在巴黎放弃的舞会，目光投向杜河河谷；在河的左岸，山谷密集分布，有五六道弯弯曲曲的谷底溪水清晰可见，在形成一叠叠瀑布后，奔泻而下，注入杜河。山区的太阳火辣辣的，每到烈日当空之时，到这里旅行的人便可在高大悬铃木的绿阴下展开遐想。这些树之所以能迅速

生长，能有美丽的绿得发蓝的浓荫，都是市长先生派人运来的泥土，添置在巨大的挡土墙后面所造就的。因为他不顾市议会的反对，将散步道拓宽了六尺多（尽管他是极端保王党人，而我是自由党人），为这事我还是要一赞扬他的；也正是因这方面的缘故，依他的想法，还有维里埃尔贫民收容所走运的所长瓦称诺先生的意见，使这片台地可以和圣日耳曼—昂—莱的台地相媲美。

依我之见，“忠诚大道”只有一件事应该受到指责。这个正式名称在15~20处的大理石碑上可以看到，这些大理石碑文为德·雷纳尔先生赢得了一枚十字勋章；而我要指责的是当局规定要修剪忠诚大道上的那些茁壮的悬铃木，甚至用野蛮的方法将其剪得缺断枝，使树冠变得既低又圆而又扁瞧上去像非常粗俗的蔬菜，而没有我们在英国看到的那雄伟壮丽的外形。但是市长先生的意志是专横的，所有的树木每年都要受到两次残酷无情的大剪裁。当地的自由党人夸张地宣称：自从副本堂神父玛斯隆先生养成把修剪下来的树枝据为己有的习惯以后，公家雇佣的园丁的手更加变本加厉了。

这个年轻的教士是几年前从贝藏松派来监视谢朗神父和附近的几个本堂神父的。有一个在意大利军队服役的外科老军医，出生前就隐居在维里埃尔，按照市长先生所说，他既是雅各宾党人又是波拿巴分子。有一天，这个老军医大胆地在在市长先生面前抱怨对这些美丽的树被定期地毁伤。

“我喜爱树阴。”德·雷纳尔先生回答道，说话时带有一名外科医生兼荣誉勋章获得者的高傲口吻，“我喜欢树阴，让人剪裁我的树，是为了产生树阴，我想象不出一棵树会有什么前途，如果它不能像有用的胡桃树那样提供收入的话。”

“提供收入”决定着维里埃尔的一切这句话就代表了大多数居民的传统思想。

“提供收入”在这座景色美丽的小城里，成了决定一切的理由。外来人由此进入凉爽而深邃的山谷，在陶醉于美景之时，肯定会想到当地的居民一定有特殊的感受。其实，这些美景，当地人自然也经常谈起，应该说很重视，但那只是为了揽客，游人花钱吃饭，店主老板则通过纳税，向市政府提供收入。

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德·雷纳尔先生由妻子挽着，沿着忠诚大道散步。德·雷纳尔夫人在洗耳恭听着丈夫的谈话，两眼却盯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心里提心吊胆的。大孩子大约有11岁，不时地跑到路墙那边，做出要爬上去的样子，这时，只听见一个温柔的娇音喊道：“阿道夫！”

孩子听到喊声，打算也破灭了。德·雷纳尔夫人的年龄看上去有 30 岁，相貌依然相当漂亮。

“他一定会后悔的，巴黎来的那位生灵活现的家伙，”德·雷纳尔先生气呼呼地说，脸色比从往还要苍白。“要知道我在宫廷里也不是没有朋友的……”

关于外省，尽管我可以写上二百页，但我决不会那么蛮不讲理，忍心您去领教一番外省人极为啰嗦的经验之谈。

这位令维里埃尔市长头痛的巴黎人，不是旁人，正是阿佩尔先生，两天前，他不仅进入了维里埃尔的监狱和贫民收容所，而且还进入了市长和当地那些社会名流开办的赈灾医院。

“不过，”德·雷纳尔夫人胆小害怕地说，“既然你们兴办慈善事业，清正廉明，那位巴黎先生会找到什么碴儿呢？”

“但他是专门来挑刺儿的，然后以文章的形式刊在自由党的报纸上。”

“您不是一直都不看那些报纸吗，亲爱的？”

但总有人提起那些雅各实派的文章，让人伤神，并且总妨碍我们积德行善。我一辈子也不会饶了那个本堂神父的。”

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一位品德高尚，不搞阴谋诡计的本堂神父，对全村来说，就是自天而降的洪福。

——弗勃里

维里埃尔的本堂神父，年龄已 80 岁了，山区的新鲜空气。使他的身体和性格坚强得尤如钢铁一样。这里应该说明一下，他有权随时观察监狱、医院，甚至贫民收容所。阿佩尔先生是由巴黎方面介绍来见这位神父的，他很机智，把到达的时间选在一大早的六点钟，地点是直奔神父的住处。

信是由德·拉莫尔侯爵写来的，侯爵身为德国贵族院议员，是富甲一省的大财主。看罢信后，谢朗神父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年纪这么大了在这仍受人尊敬，”最后他沉吟小声说道，“量他们也不敢把我怎样！”他立刻转过身来，盯着巴黎来客。虽然他年事已高，但两

眼依然炯炯有神，闪着圣洁的光辉，这表明他乐于从事高尚的事业，即使担当风险，也在所不辞。

“请跟我来吧，先生。您当着收容所看守的面，请不要对看到的一切发表任何见解。”阿佩尔先生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个勇敢的人。于是随着这位可敬的神父，参观了监狱、收容所、济贫院等处，并提出了许多问题，尽管得到的回答离奇古怪，他还是克制住自己，不流露出一丝批评的表示。

这次参观，算起来足有几个小时。神父邀请阿佩尔先生吃饭，他推说有信要写，实际上他是不愿意过多地连累这位豪爽的朋友。午后三点钟左右，这两位又去把丐民收容所视察完毕，又折回监狱。他们在大门口，遇到了监狱看守，这是一位身高六尺的彪形大汉，生就一双罗圈腿，相貌如凶神恶煞一般，加上受到了惊吓，更显得格外丑恶。

“啊！先生，”他一见神父便问，“跟您在一起的这位，是阿佩尔先生吗？”

“是又怎样？”神父答道。

“昨天我接到省长派宪兵连夜骑马送来的一道严令，吩咐不准阿佩尔先生踏进监狱。”

“我要明白告诉您，努瓦鲁先生，”神父说，“跟我一道来的这位旅行者正是阿佩尔先生。您得承认，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我随时有权进入监狱，而且我愿意让谁陪着就让谁陪着！”

“那是，神父先生，”狱府像只叭儿狗怕挨揍似的垂下了头低声说道，“不过，神父先生，我也是有妻子儿女的人啊，若有人告发，他们就会炒我的鱿鱼，可我全靠这份工作养家糊口啊。”

“我要是丢了差事，也会一样难过的。”仁慈的本堂神父伤感地回答道。

“那可不一样！”狱卒连忙说，“您嘛，神父先生，谁都知道您每年有八百法郎的收益，有块好地……”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两天来人们议论纷纷，而且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夸大，在维里埃尔这座小城里激起了各种各样的仇怨。德·雷纳尔先生此时和妻子发生的小小争论，也正是因为此事。清晨，他由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陪同，去找过本堂神父，向他表示了最强烈的不满，谢朗神父在这里没什么背景，感觉出了这些话的分量。

“好吧，两位先生！我活到80岁上，竟成了这一带被革职的第三个神父。我在这里已经待了56个年头了。我刚来的时候，这儿还是个不起眼的小镇，城里的居民，大多都是我为他们施的洗礼，我每天都为年青人主

婚,包括他们的爷爷、奶奶,也是我主的婚;维里埃尔就是我的家,当我看到这个巴黎来客时,心里也想过:这个人可能真的是自由党人,眼下自由党人不是满街走吗?可是他能给我们那些穷人带来什么损害呢?”

雷纳尔先生的责备,特别是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的责备,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得啦,先生们!那就革我的职吧。”年迈的本堂神父声音发抖地嚷了起来。“可是我还得住在这儿。48年前,我继承了一块田产,每年收入都达800法郎。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可以靠笔收入过活。你们两位听着,我嘛,任职多年,没有什么来路不明的积蓄,我也不怕因这个缘故而去掉这份差事。”

雷纳尔先生与他的妻子一直都和睦相处,但他不知道如何来回答她一再战战兢兢地向他提出的想法:“巴黎来的这位先生,可能给犯人带来什么损害呢?”他正要发脾气时,突然听到妻子一声惊叫,原来是她的二儿子刚刚爬上平台的胸墙,就在墙头上奔跑了起来,要知道这堵墙比一旁的葡萄园要高出五六米,雷纳尔夫人怕自己的孩子被吓而掉下墙去,所以连话都不敢对他讲,最后,这个为自己的英勇行为而感到自豪的孩子,看见母亲的脸色惊得煞白,才跳下来,朝她跑了过去,结果还是被训斥了一顿。

这个小小的插曲改变了谈话的方向。

“我一定要把锯木板工人的儿子索雷尔雇到家里来,”德·雷纳尔先生说,“让他照看孩子,他们几个越来越淘气了,我们已经管不过来了。他是个年轻的教士,差不多可以说是拉丁语方面的出色学者,他能帮孩子们取得进步。听本堂神父讲,他性格坚强。我出三百法郎,并且管他膳宿。只是他的品德,有点叫人放心不下,他是老军医的宠儿。老军医获得过荣誉团勋章,借口是表亲关系,就寄宿在索雷尔家,实际上他这个人很可能是自由党人的一名密探。他说有哮喘病,山区的气候对他治病大有好处,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证实。他参加过破屋那八代的历次意大利战役,据说,他还签名反对过拿破仑称帝。这个自由党人教索雷尔的儿子读拉丁文,还把随身带来的一大摞书留给了他。按理说,咱家的孩子,做梦也不会想到让这个木匠的儿子来陪伴,但是本堂神父,就在我们之间发生那次永远不会和好的争吵的前一天,他告诉我,说这个索雷尔研习神学已有三年,还打算进神学院。这样看来,他不像是自由党人,他是拉丁语学者。”

“这样安排,好处不止这些。”德·雷纳尔先生一边继续说,一边带着外交家的神情望着他的妻子,“瓦尔诺刚给他的敞篷四轮马车买下两匹漂亮的诺曼底马,他非常得意。但是他没有给他的孩子请家庭教师。”

“说不定他会把我们那位抢走呢。”

“这么说，你同意喽？”雷纳尔先生说，同时用一个微笑来感谢妻子的慧心巧思。“好吧，事情就这么定了。”

“啊！我的上帝！我亲爱的，你决心下得怎么这样快啊！”

“这是我的脾气，神父已经领教过了。我们不必躲躲藏藏，现在周围全是自由党党徒。那些布商就在嫉妒我，这一点我心里再清楚不过了；其中有两三位眼看要成巨富了，听便！我倒愿意让他们长长见识，雷纳尔家的公子，会有家庭教师领着散步，那多威风呀。我爷爷常说，他小时候就有过家庭教师。这样一来，得花我一百银币，但是，这应该列为一笔对维持我们的身份来说不应该缺少的开支。”

这突然作出的决定，使雷纳尔夫人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之中。她长得亭亭玉立，体格匀称，山里人说他曾经是当地的美人儿。她不但具有一种纯朴自然的神情，而且举止里还透出少女般的青春活力。在巴黎人的眼里，这种充满纯洁和生气，是一种天真无邪的美，甚至可能激起愉快的情欲冲动念头。如果知道自己姿媚撩人，雷纳尔夫人一定会感到羞愧万分，因为她从来就没有过搔首弄姿、惺惺作态的念头。富有的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先生，据说曾向她献过殷勤，结果一无所获；此事给她的贞洁增添了一片夺目的光辉，须知这位瓦尔诺先生，脸色非常红润，长得身高马大，粗壮健硕，正值豆蔻年华，颊髭浓黑，加之为人粗豪、放肆、聒噪，在内地也算是一个出色人物了。

雷纳尔夫人生性腼腆，极易情绪化，她非常讨厌瓦尔诺先生的反复的动作和大声说话的声音。维里埃尔人的快乐场所，她都退避三舍，所以得了个太高傲的名声，矜持于自己的出身门第，她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看到家里的男性居民逐渐减少，她感到非常快乐。不过，有一件事，我们不必为她遮蔽，那就是太太们把她看作一个傻子，由于她无法管住她的丈夫，本来可以要丈夫替她从巴黎或者贝藏松捎回几顶漂亮的帽子来，她却错过了。对于她来讲，只要能让她一个人在美丽的花园里漫步，她就心满意足，别无它求了。

她心地纯洁，从没有说过丈夫的好处或坏处，更没有说过丈夫使她感到讨厌之类的话。她猜想，就夫妇之间而言，不可能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当雷纳尔先生跟她谈起关于他们孩子的计划时，她特别喜爱他。他希望大儿子当军官，二儿子能做法官，小儿子进教会。总之，她觉得雷纳尔先生同她相识的所有男人相比，他是最让人喜欢的一个。

妻子对丈夫的评价，是有一定道理的。维里埃尔市长能博得为人机智、谈吐高雅的美名，是由于能讲半打以上从他伯父那里听来的笑话。老上尉德·雷纳尔革命前在德·奥尔良公爵的步兵团中服役；这位老伯一到

巴黎，便可随便出入亲王的沙龙。从而得以拜识特·蒙特松夫人、名噪一时的德·让利斯夫人、王宫里的发明家迪克雷先生。这几位人物接连不断地出现在德·雷纳尔先生讲的一些黄故里。但是回忆这些需要用的措辞去叙述事情，成了他不愿做的差事，如今也只有逢到很庄重隆重场合，他才叙说有关奥尔良王室的轶事珍闻。此外，除了谈到钱财，从没失掉君子的风度；他被认为是维里埃尔最有贵族气派的人物，实属理所当然。

第四章 父与子

事若如此，
其罪在我？

——马基雅弗利

“我老婆的确非常聪明！”第二天早上六点，维里埃尔市长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朝索雷尔老爹的锯木厂走去。“索雷尔这个小修士，听说拉丁文说得相当不错。我同老婆说到雇佣这事，无非是为保持我们的身份地位。但并没想到，我要是不请，或许那个瞎折腾的收容所所长也会有同样的想法，这是绝全有可能的，不准他抢先一步。如果真是这样，将来瓦尔诺谈起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来，口气不知要有多么自负呢！……请来这个家庭教师之后，他还穿黑道袍吗？”

德·雷纳尔先生正琢磨着这个问题，突然望见远处的一个乡民，大经六尺高的个子，正忙于测量杜河沿岸堆放的木头，好像很早就干起了。乡民抬头看见市长先生走来，脸上未有一丝快意，因为这堆木头太多了，把拉纤的道都占去了，这是属于违章的。

这个乡民正是索雷尔老爹。德·雷纳尔先生向他提出要雇他的儿子于连，索雷尔老爹先是吃惊，稍后又高兴起来。不过从他那板着的脸孔和不悦的神情当中却什么也看不出；这一带的山民非常会做这种表情，绝不会露出一点的精明。他们承传了从西班牙人统治时期目前目前仍未改变的传统表情，这是埃及佃农所特有的。

索雷尔的回答，先是陈述那一长串早已烂熟于心的客套话，颠来倒去的废话伴着笨拙的微笑，越来越加重了他相貌上天生的虚假狡诈之态。可他心里却一直在拼命思索着，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位高贵人物想把他